

● SONGWO YIKE XIN ● HUA CHENG CHUBAN SHE

送我一顆心

郑潜云
郑逸夫



● 送我一顆心 ● 花城出版社



北林图 A00141359



343351

郑潜云 郑逸夫

送我一顆心

送 我 一 颗 心

郑惜云 郑逸夫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吉安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插页 130,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600册

书号 10261·396 定价 0.69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反映祖国南疆少数民族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集。集中的八篇小说，集中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粤北山区与海南地区的瑶、黎等兄弟民族的新人、新事、新变化、新风貌。中篇《山恋》，以瑶山三对爱人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写出了瑶胞由穷变富的变化，反映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威力；中篇《幽谷》，描写了黎族青年曲折有致的恋爱故事，赞扬了努力建设家乡的新一代；短篇《送我一颗心》，以诗一般的语言叙述了一位关心瑶区建设的汉族邮递员怎样赢得一位瑶家姑娘纯洁的心，获《南方日报》一九八一年一等奖。其他各篇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描绘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民族风俗画。作品文笔清新，风格流畅自然，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味与生活气息。

目 录

● 一束民族文学的鲜花（代序）	1
● 山恋	5
● 哈哈花开	76
● 冬芒的笑声	89
● 山茶花	105
● 银色的彩带	135
● 送我一颗心	148
● 陡水叮咚响	156
● 幽谷	168



一束民族文学的鲜花

(代序)

易 巩

《送我一颗心》是一本反映广东少数民族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集，一束民族文学的鲜花，作者郑潜云、郑逸夫兄弟俩，五十年代初在云南军区工作的时候，就对少数民族的生活感到兴趣，常到他们当中去访问、了解，写了不少反映云南地区兄弟民族生活的小说和散文，出版过集子。兄弟俩调回广东工作后，选取了粤北瑶区作生活据点，准备创作反映广东瑶族同胞生活的作品，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误会，哥哥在一九五七年后被剥夺了写作权利，这个志愿未能实现。直到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他们才重新拿起党交付的笔，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写作。他们除在粤北瑶区选了生活据点外，还到过海南黎族地区访问。可以设想，到兄弟民族地区，由于人地生

疏，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困难是很大的，但他们克服困难，深入下去，和少数民族同胞相处，交了不少朋友，了解他们，表现他们。这是很值得称道的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广东省内也有苗、瑶、黎、京、畲等兄弟民族。作为纪录和反映人民斗争生活的文学作品，当然需要描绘兄弟民族的散文、诗歌、剧本和小说。这类作品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是理所当然的。广东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还不多，长篇叙事诗《甘工鸟》，根据海南黎族民间传说，吟唱了一个动人的古老故事；长篇小说《瑶家寨》，写的是解放后至“文革”前粤北瑶胞的斗争生活；而中短篇小说集《送我一颗心》，则集中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兄弟民族的新思想新生活和新变化。这几本书合起来，可以算是连续反映广东兄弟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

本书共收进八篇曾在各报刊发表的作品，都是反映广东兄弟民族生活的，具体地说，是反映粤北和海南兄弟民族生活的。中篇《山恋》以瑶区三对爱人不同的离合经过做线索，写出瑶胞由穷变富的变化，表现他们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共同奋斗，反映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威力。《幽谷》通过黎族青年的恋爱故事，赞扬了安心建设家乡的品德，批判了追求奢华生活的思想。《山茶花》写一位瑶家的长者，在现实生活的教育和集体的帮助下，克服封建迷信思想，支持女儿跟医生恋爱，记录了瑶区破除迷信落后的事迹。《哈哈花开》写汉族姑娘跟瑶族青年恋爱的故事，瑶族青年决心改变瑶山落后面貌，汉族姑娘抛弃轻视瑶山的偏见，成为坚实的爱情基础，小说反映了民族间新的关系。《陡水叮咚响》，

写苗、黎两位老人，因积习思想产生疙瘩，在两代人互相关心、帮助之下，终于和好合作的故事，反映了少数民族纯朴的本质和民族团结的愿望。《银色的彩带》写瑶区养路工人的生活、工作和爱情，他们为了建设山区而贡献青春。《送我一颗心》获南方日报一九八一年一等奖，写一位汉族青年邮递员关心瑶区，帮助瑶家姑娘搞好广播工作，赢得了姑娘的爱情。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多方面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生活习惯，淳厚的风土人情，绮丽的风光，动人的民歌，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味和地方色彩。

作品的风格象缓缓奔流的小河，没有汹涌的波涛，却汨汨地流到要去的地方。作者没有追求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安排扣人心弦的矛盾冲突，而是娓娓述说，流畅自然，用热情的态度，写兄弟民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友谊和爱情，赞许他们正在努力克服落后状态，歌颂他们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关系，特别是着力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帮助他们迈上由穷变富的道路。作者既反映兄弟民族走向富裕的生活，又反映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精神面貌的变化。读过这些作品，虽然未能全面了解兄弟民族的生活，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兄弟民族地区的人民，正和全国人民一道，经历着伟大的历史转折，奋力向四化征途迈进，建设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作品已臻于完美无缺的地步。有些篇章，还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和不足，比如：未能着力刻画人物性格；对话缺少个性化语言；作品主题的开掘还欠深度等等，这是有待于作者在今后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努力不懈，勇攀新的高峰。

我个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曾到内蒙古生活和工作过，一向尊重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同样，我敬重兄弟民族作家和写作反映兄弟民族生活作品的其他作家。我希望有条件的作家多到兄弟民族地区去调查、学习，写作反映兄弟民族斗争生活的作品，同时希望有关方面着力培养兄弟民族作者，使兄弟民族作家源源辈出，共同创作出色彩鲜明、丰富多姿、思想健康、艺术完美的作品，使祖国姹紫嫣红的文艺园地，同时盛开民族文学之花！

1982年10月19日



山 恋

1 燕子不回巢，是因为草窝不温暖

吊在屋檐下的那束枯松梢，一直没摘下来，按瑶家的风俗，它表示主人家触着霉头——谢绝亲友串门。大伙儿知道盆山岩个近一个月来发生两桩不幸的事：刚满月的孩子病死；老婆龙布奥受不了羞耻回了娘家。盆山岩个——一个三十刚出头的人，孤孤单单地打起光棍来，就象一只苦苦鸟栖在草窝里，整天猫在火塘旁边愁眉苦脸，思想在焖草灰。唉唉，大伙瞧着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摇头叹气，可是，谁能在盆山岩个的心里投下一点火星，把焖着的草灰来点燃？

盆山岩个象乌鸦似的猫在火塘边，云鼎锅上冒着吱吱的声音，显得单调而又凄凉。他心里多么懊悔，自从龙布奥离家，这个身材魁梧，力气出众的哥贵①，仿佛一只草绳子扎着翅膀的小公鸡被扔在篱笆里，孤苦零丁。家，简直是一间搁在路旁的、四壁萧条

的柴寮，人空物净，龙布奥回娘家时，把她陪嫁的上挂下铺、锄头砍刀碗、筷桌椅……一古脑儿挑回去了，留下来的是一间漆黑的屋子和一个无可奈何的人。他是这样的后悔，不迭声地咒骂自己的心叫乌鸦给啄走了！后悔的事常常发生在一个人感到孤独的时候，可是呵，青山到底挽留不住一抹斜阳！

孤独的痛苦使盆山岩个陷入深深的沉思……

天色蒙蒙，林间挂着一块淡薄的、透明的雨帘，石岩上冒着一滴滴水珠。窝在石洞里的小猪，几天吃不上苦菜婆，暴躁地拱着木栅栏，嗷嗷直叫。盆山岩个满怀心事地吸着烟斗，龙布奥一针一线地绣着一顶狗头帽子。火塘里影影绰绰的昏光，照着他俩阴晦、哀伤的脸孔。盆山岩个掉过头来，发愣地望着床底下，长长叹了口气。床底下，埋葬着患急性肺炎死去的孩子。据说，这叫做“人胞”，魂不离家，接替来生。

“布奥，你别难过，”盆山岩个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瑶山铺满金子，就象白雪挂在树梢上，闪光闪光……以后，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龙布奥叹息着说：

“你别痴心哩，没有羽毛的鸟飞不上天。盆龙公爹说过：穷苦是瑶家的亲戚。交上这个亲戚，好日子会来串门吗？”

“你的舌头可别象乌鸦似的刮刮叫，你听我说，这个穷亲戚会离开我们的！”

“算了吧，你的心叫富裕迷得颠三倒四了，净说些歪语。我们有几天吃不上盐了，你怎么也不在队里预支几个工分？”

“队里象剥了皮的光棍，一无所有呵！”

“那么，你的话不就是花曲鸟，站在枯树上，唱的再好听，也吃不上一条虫子？”龙布奥带着几分讥讽地说。接着，她放下手里的针线，从六折角帽上取下五角钱，交给盆山岩个上供销社去买两斤盐巴回来。

盆山岩个接过钱来，那双长着粗茧的手不住地颤抖。钱，是两年前他给龙布奥去买一面小圆镜，用来天天早上挂在门板上，梳妆高高的竹筒髻。龙布奥舍不得花，一直保存起来，现在却拿它来买瑶家称之为“上味”的盐巴。盆山岩个连忙撇歪着脸，一声不响地离开篱笆。

盆山岩个绕着一条石梯小路，向山那边的一间小货店走去。三月梢，茂密的杉树开始抖擞着身上的白雪，可是山峦里还看不见点缀春意的报春花。在那幽深陡峭、狼牙交错的山隘上，凝聚着一块沉重的云朵。天，灰气沉沉，下着淅淅小雨。盆山岩个望着打岩缝里冒出的水滴，顺着刚返青的绿苔上掉下来，仿佛泪珠打他心窝里一滴一滴地往下淌……盆山岩个长着一张沉实端庄的脸，和一双清澈的眼睛，走起路来脚下象刮着一阵风似的，是一个典型的、勤劳强悍的瑶族哥贵。他在县民族中学毕业回寨当生产队会计，决心改变瑶山的面貌。翻来覆去三十年呵，风刮一遍，雨下一阵，树上的鸟窝往高顶上搬了家，溪流的鱼群游进山谷大河坝里去；双改时种下的杉条苗，也已长成一座座绿林子，可是，瑶家的生活却比死水还静，比浅草还低……盆山岩个想到这里，心里就象用杉梢扎着似的痛楚：贫穷仿佛是一座光秃秃的崖峰，挡不住风吹雨打，美丽的鸟群也不来聚会。这种没有色彩，没有歌声，没有活气的的生活，简直折磨得人脾气暴躁，象一条

剥了皮的野牛，整天在陡峭山谷上咆哮，动不动恼火，公爹阿婆直摇头，叹气，背时呵，手推的石磨难道不能顺着推？流下平坝去的溪水，难道不能倒回来？……盆山岩个不禁打了个寒噤，浑身湿淋淋地瑟缩起来。三月的风雨，象一把刀子似的逼迫着饥寒的瑶人。

面带愁容的盆山岩个，拖泥带水地走了十里多路，来到山坳里的一间出售盐巴、包米酒和咸菜的临时增设店。店里只有两个人猫在火塘旁取暖。一个是猛弄寨的保管员火旺一，正贪婪地嚼着盐巴喝酒；另一个无精打采地打着瞌睡的售货员，懒洋洋地抬起头来，毫无表情地瞧了一眼走进来的盆山岩个。不知是谁，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盆山岩个一声不响地走过来，给火塘添上几根杉条，火舌缓缓地升腾起来。这间用杉皮搭起的小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诱人的酒香。盆山岩个突然感到饥肠咕碌，舔了舔舌头，深深地吸了口气，仿佛要把屋里四溢的酒味吸进肚子里。

“岩个，来喝一口，”火旺一把半碗酒递过去，“开春了，可是山顶的雪还压在我们的心上！”

“还没听见报春鸟唱呢。”售货员诅咒起来。

盆山岩个沮丧地叹了口气。火旺一说：

“酒是瑶家的朋友。你怎么不喝？唉唉，打起长鼓喝的酒是甜的，吵起嘴来喝的酒是辣的，猫在火塘边喝的酒是苦的，现在，我们喝的苦酒呵……岩个，不喝酒的瑶家，是一只折断翅膀的岩鹰，飞不上高空……”

“我是来买盐巴的。”盆山岩个说，“家里好几天吃不上盐巴，眼泪泡在麦粳里也不咸呵！”

火旺一喷着呛人的酒气说：

“我什么事也不管，腰袋里有一分钱喝它一分钱酒，反正瑶山方圆这么大，谁看见饿死一只芒鼠？”

“你们这些酒鬼，喝起酒来比串莎瑶②还亲呢。”售货员狡黠地一笑，“不怕老婆砸锅？”

“跟老婆吵嘴，就象跟老婆亲嘴。你怎么忘了我们瑶家这句话？”火旺一咕碌咕碌地喝完一口酒，接着又舀了一碗酒。

售货员向盆山岩个丢来一个嗤笑的眼色：怎么样？伙记③，也给你舀一碗酒吧？火塘暖身酒暖心，瞧你的心冻得直哆嗦呢！……盆山岩个经不起两个人的讥讽、挑逗，横下心舀了一碗。他喝上几口，脸上隐隐一红，额门渗出热汗珠，心里暖烘烘的挺美气……

“岩个，皈依队的工分有多少？”火旺一说道，抓了几颗盐巴粒往嘴里送。

“七除八扣，一天才拿五分钱。”盆山岩个叹口气说，“石洞里长包米，野猪也不来串山，能有什么收成？”

“这么说，我们猛弄队一天也拿上一毛五分，可是，连垫碗底的酒钱也够不上呵！”火旺一又喝了口酒。

售货员插嘴道：

“你天天来喝酒，钱打哪儿来的？莫非盘王母在后山给你丢下银子？”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穷苦的瑶家汉子，因为喝不上酒，天天跑上山岩对天咒骂。有一天，他站着咒骂，天空忽然轰隆一声，仿佛伸出一只手来，给他丢下一块银子，从此，这个汉子天天喝上酒，再也不跑上山岩去咒骂了。

火旺一笑着说：

“现在盘王母的手没那样长，救济不了我们穷瑶人。不瞒你说，我是扛杉下山偷偷换几个酒钱来的。不过，猛弄队穷是穷，总比你们皈依寨富裕，唉，虽说都是长在高山上的杉树，可也有粗有细，有密有疏……”

盆山岩个一直在闷闷不乐，眼前仿佛打岩缝里冒出的水珠，一滴滴地往下淌着……人一发愁，天上的乌云就聚集一块似的压着心上，酒可真是个好朋友呵，盆山岩个大口大口地喝了两海碗酒，一算帐，只剩下五分钱买盐巴。

风夹着霜花，洒落在泥泞的小路上。偶尔，还隐隐从密林里传来枯枝折断的声音。盆山岩个昏头胀脑地走着，泥泞上留下深一步浅一步的脚印。他回到家里，猫在火塘旁呼噜地打起瞌睡来。

龙布奥嗅着一屋子的酒气，推了盆山岩个一把：

“盐巴？”

盆山岩个掏出一小纸包的盐巴，舌头有点打结地说：

“在，在我的……手里。”

“五角钱就买这么一小撮？”

“我，我，喝……以，以后，还给你……”

龙布奥掩着脸哭了。这个象山羊一般温顺的女人，忽然生气了：

“还我五角钱！”她用拨火棍朝着盆山岩个的肩窝上捅了一下。

盆山岩个睁着恶狠狠的眼睛，一肚子冤气象水泻似的咆哮起来。他把盐巴撒在火塘上，卟的一下，火塘里发出劈劈拍拍的爆裂声，随即火苗忽地往上一冒，差点把木椽子燃起来……这下子，龙布奥象跳神似的骂起来，要回娘家去……

本来，她是顺口溜了一句，没想到盆山岩个象光脚板踩进茱萸窝里暴跳起来，用一根枯草扎在老婆的高髻上……龙布奥带着羞辱的心离开皈依寨。

盆山岩个酒醒过来，就象刮脸剃掉了眉毛，连自己也感到丢人现眼。他赶紧跑上雷打峰去，远远看见龙布奥挑着担箩，象丛林里的一只小花蝴蝶渐渐消失了……他坐在一块岩石上，脱下红色的盘腰带，狠狠往自己身上抽打。可是，懊悔已来不及了，任他的喊声象惊雷一样，响遍九十九个山谷，龙布奥却头也不回地朝猛弄寨走去，回到她那尖顶的小阁楼里。

……现在，盆山岩个越来越感到痛苦了。他悄悄地离开温暖的火塘，象一只幽灵似的徘徊在林子里。一只上下扑腾的花曲鸟，亦步亦趋地尾随着，发出凄凉的、短促的鸣啭。盆山岩个绕着一条小溪，朝雷打峰上走去。他已不止一次地坐在山峰那块巉岩上，眺望着隔山窝里的猛弄寨。忽然，一个抑制不住的愤怒、挣扎和祈望，象天空划过的一道亮光，闪在他的脑子里。盆山岩个猛地转过身来，匆匆忙忙地向寨子走去。贫穷终于唤醒了他的心！

2 梨树是皈依寨的见证人

房火八爹坐在门坎上，发愣似的把眼睛凝在坑田上的一棵沙梨树上。坑田象一把钩刀，夹在两壁绝岩下，环抱着这个仅有二十户人家的皈依寨。它一共不过十亩山坑田，是寨子唯一的粮仓。他一脸辛酸，稠密的皱纹仿佛山坡上纵横交错的小水床，淌过多少的泪水。双改以后，他一直担任生产队长，二十年来生产象溪水一样往下流，瑶胞的怨言比山上

的石头还多，七嘴八舌的刻薄话，听起来象乌鸦叫那样难听。但是，房火八爹焖在心窝里，掉在嘴里的牙齿，只好往肚里咽。他不止一次地磕着脑袋叫苦，久而久之，惯听乌鸦唱歌的人，小莺子唱得再欢乐，也动不起他的心。他仿佛梨树一样，瑟缩地抖着风雨垂立着，光秃秃的枝梢，喘不过气来似的。

盆山岩个披着一身雨滴走进来，在门檐下欠一下身，手往额角上一点，说：

“雨挂山岩下，正好来串家。”

房火八爹回答一句：

“火塘添根草，客人不来吵。”

盆山岩个坐在木墩子上，朝房火八爹的乌黑脸上一瞥，唉唉，这些年来，他领导的皈依寨，草也不开花呢！盆山岩个知道，房火八爹心变了，变得象一块冰。

“莎婁不在家吗？”盆山岩个问道。

“闹林子去了。”房火八爹说。

“李直还没下三江？”

“跨上瑶山的门坎，可怜的小伙子迷了家啦。”

“莎婁可是个漂亮的瑶家姑娘呵！”

房火八爹叹了口气：

“穷山寨，篱笆里栽不上大树，没有大树，岩鹰也不会
在屋顶上盘旋……”他嘴里一边说着，眼睛却离不开那坑田上的梨树。

莎婁是房火八爹的女儿，长得象月桂花那样漂亮，象月亮那样妩媚，象花曲鸟那样活泼。她喜欢唱歌，唱起歌来，隔山的鸟雀都来和鸣。可是，她二十岁了，还碰不上一